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陰陽帽

孝可通天達地，又能求貴求名。鬼神賜帽立功勳，賊寇聞風逃遁。江西南昌府豐城縣北路黃連埡趙德輝之子宗儒，小名珠兒，孝性天成，六歲母亡，多得六旬祖母汪氏撫養，佃田耕種，只有押租錢五十串。德輝為人奸詐，且多隱惡，因衣食不足，想方拉騙做事，更加欺心，而家中越加緊促，朝日愁悶。一日，有人送《勸世文》一本，乃《三聖經》直講。德輝一看醒悟，想：「我平生行為多欺天害理之事，諒必罪大，所以越搞越窮，若不改悔，只怕要耍脫人皮。」於是立誓痛改前非，真心行善，凡篇中所言不要錢的好事，如立口德、存善心、排難解紛、救蟻放生、培補古墓、修砌路途，無不勇力為之。數年家有餘剩，德輝甚喜，為善之心益堅。但此地多盜，見他興發，時時來偷，德輝防之甚密。一夜賊盜正在剪籬，德輝輕輕起來，走至賊後，大喊一聲，賊駭得亂跑，德輝趕近打倒一個，用力飽打，見賊不動方回。從此與盜成仇，夜夜打攪，莊家菜出來即失。德輝夜夜不睡，內外防捕，殺傷一賊，方才安靜。

時逢四月，請個日工在扯麥桿，土外是條大路，忽來一乘轎子，掛膀垂簾，外露繡鞋，後隨少年背包☂傘。抬夫放轎，向少年要錢。少年曰：「抬攏才有。」轎夫說：「已抬攏了。」少年曰：「我原說抬至黃連埡，怎麼放此？」轎夫曰：「這裡就是黃連埡。」少年曰：「黃連埡有街市。」轎夫曰：「那是黃連壩，離此還有十多里。」少年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添你點錢，請你抬到黃連壩去。」轎夫曰：「我要回去，另請人抬。」少年曰：「多添點錢抬去何妨？」轎夫曰：「多要四百錢。」少年曰：「十里路要四百錢，也無此理。」轎夫曰：「我們餓了，不愛抬得，何必多講！」少年大怒，解包下錢二百，轎夫拿起便去。趙德輝想：「這人才心厚，怎麼三里路就要四百錢？多少添點也抬得了。」少年忽對他曰：「你這位大爺，小子遠方人，室人探親，從此路過，錯說黃連埡，轎夫我不抬，請大爺行個方便，幫我抬去，開你百錢。」德輝曰：「我不得空，客官另請。」少年曰：「小子人地兩生，無處可請，再添四十文就是。」那日工心想：「只三里路怎得不抬？」便曰：「再添八十文，幫你抬去。」少年添錢六十講成。

二人抬起，將欲進場，少年曰：「我腹痛大解去了，你抬到文和店，等下就來。」二人抬至店中，許久不來。店主問那裡來的，德輝告知其故。又等一陣，還不見來，出場看又無人。店主曰：「你問這婦人就明白了。」德輝問曰：「客官娘子，你辦不辦菜？」問幾聲不見答話。店主娘曰：「定是睡著了，待我去看。」將簾揭開一看，一個坐門。店主拉起忙問：「啥事？」已不能言，手指轎內。店主揭簾看，才是死人，莫得頭首，大聲吵曰：「趙德輝！你在那裡抬個死人拿來害我？」即告知客長，拿鏈鎖起，寄在轎桿上。德輝駭得渾身打戰，無言可辯。

店主請保甲客長，叫德輝抬進縣去稟官。官驗並無血跡，頭是死後割去，復驗週身。係犯淫見殺。叫保甲客長來問，俱說是趙德輝抬來的。官問德輝曰：「你為甚抬個無頭屍放人店中，是何情弊？今見本縣，還不從直訴來！」趙德輝戰戰兢兢，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在上容告稟，聽小民從頭說分明。

民生來處的是困境，黃連埡佃人田地耕。

家貧寒守己安本分，行方便苦口來勸人。

四月間鄉村活路緊，請日工上坡把土停。

大路邊忽來轎一乘，有少年背包一路行。

那轎夫放轎把錢問，抬此處先前已說明。

他無奈才將民等請，說室人到此來探親。

他情願出錢二百整，民伙計一口便認承。

民抬起將欲把場進，少年說腹痛尋廁登。

叫民在文和店內等，等一陣全不見來臨。

民出場四望無蹤影，回店喊轎內不應聲。

店主娘揭簾看動靜，才知道抬的是死人。

投客保把民來鎖定，要民等抬起到豐城。

民大意未問他名姓，並未問家住在何村。

不知他與誰結仇恨，不知他是個啥心情。

拿死人割去了首領，藏轎內把民來倒騰。

望青天施一番惻隱，放小民回家去奉親。

官問保甲：「趙德輝之言實否？」保甲稟說：「聽聞是那人請他抬的。」官問：「黃連埡隔場好遠？」保甲曰：「共有三里。」官曰：「三里如何要二百錢？」保甲曰：「村夫只愛便宜，那知利害。」官回衙復問，亦是原供。官想：「若是他殺的，就不抬在市鎮來了。但這案既是殺人，為何弄人抬至場街？既至場街，定要稟究，既是要本縣究治，為甚又割頭首，是啥情弊？」想了半晌，曰：「這人雖非爾殺，卻是爾抬來的，權且守法，候捉著兇手，方能脫甲。」將二人丟卡，店主押店，其餘回去。

二人進卡，老犯與他上個痰盒子。保甲伶他無辜，前去說好十二串錢和卡，將錢應承，方才鬆刑，回家放信。其母聞子遭冤，朝夕流淚，今聽此言，賣盡谷梁，把錢辦好，同孫進城。到卡與禁子說明，放他進去，老犯因他辦錢太遲，將他坐在便桶。汪氏看見，喊聲：「兒呀！」即氣倒在地。德輝與兒子同聲叫喊，方才甦醒，曰：「呀，兒呀！痛殺我也！」

一見我兒這形相，不由為娘痛斷腸。

不知誰把良心喪，無頭屍身轎內藏。

我兒不知上了當，一直抬起進街坊。

客保將兒來鎖上，拉兒抬屍到公堂。

太爺全不替兒想，竟將我兒丟禁牆。

娘聞此言魂魄喪，趕緊辦錢來團倉。

呀，兒呀！

可憐你偌大鐵繩鎖頸項，週身全然莫衣裳。

撩腳還把手肘上，拴在便桶受骯髒。

呀，兒呀！

兩日不見變了像，一身浮腫面皮黃。

兩眼紅絲無光亮，遍體斑點是何瘡？

「媽呀，是臭蟲咬起的。」

呀！

初進來莫床帳，濕盡泥漿，

我兒如何把身放？睡覺不怕受寒涼？

「媽呀，還，最可憐者，把兒弄得坐不能坐，站不能站，伸不得腰，弓不得背，那才老大！」

呀，兒呀兒！

可憐娘一尺五寸把你養，萬般辛苦都備嘗。

重話一句都未講，猶如掌上一明璫。

何曾受過這苦況？目睹形容心慘傷！

兒呀！

可憐娘目今七十將要上，牙齒搖搖髮蒼蒼。

倘兒冤深難釋放，你娘身後靠何方？

孫兒十二孩提樣，出林筍子未成行。

家屋貧寒還拉賬，就不餓死也凍亡。

生前既無人奉養，死後何人送山崗？

兒呀！

千萬苦情難盡講，一言一字淚汪汪。

望兒不飽望又望，難捨姣兒喊穹蒼！

「媽呀，你莫憂氣，若得兇手，就莫事了。」

但願神恩從天降，撥開雲霧見日光。

母子哭得難分難捨，禁子喊道：「你們不要啼哭！把錢交了，早些回去！」汪氏交錢，禁子催逼出卡。

且說趙德輝請那日工，也有老母妻女，膝下無兒，來到趙家朝夕吵鬧，問他要吃要穿，發蠶放潑，橫不依理，憂得汪氏喊天叫地。無可奈何，命珠兒去告德輝打啥主意。德輝心想：「他原是我請的，況又比我更窮，賣力盤家，今陷他在卡中，他家怎能過活？不如我一人背案，求官放他，我也對得天地鬼神過了。」於是請人做呈投遞。官提二人問曰：「你說工人賣力盤家，你願一人背案，是真情麼？」德輝曰：「此是民心甘情願，求大老爺放他回去。」官即將工人開釋，德輝依然收卡。

再說趙家自德輝去後，家中無人，盜賊不離，把衣服米糧、器具什物，偷得罄盡，莊稼出來半點不留，遂致斷頓。汪氏無法可治，只得退佃，領些押租來用，竟把兩眼氣瞎，醫不能愈。誰知德輝又染牢瘟，十分危急，帶找叫子來看，正是：

冤中遇難，一跌三戰。

家少清吉，人不平安。

珠兒聞信領些錢與祖母辦點柴米；來至卡中，見父睡在倉上，兩眼緊閉，氣息懨懨，喊了半晌，方才撐眼，說道：「呀，你也來了。」眼淚雙流，許久才說出話來：

見姣兒不由父柔腸寸斷，我的兒上前來父有話言。

該因是兒的父時乖運蹇，才遇著無頭案身坐禁監。

進卡來受過了千磨萬難，每日裡想苦情珠淚不乾。

只說是遭冤枉老天照看，須念我無辜人身體平安。

誰知道陡然間得下病患，朝夕裡悶寂寂又燒又寒。

請醫生來調治越加兇險，這一回怕的是命難保全。

父死後兒須要把父憐念，遞呈詞把屍首盤回家園。

須當在土地祠把魂招轉，也免得父陰魂久留在監。

當念父遭命案死得傷慘，怕的是魂飄泊難上家龕。

逢年節在門外潑碗水飯，辦酒菜與為父多化紙錢。

再一言未出口痛裂肝膽，我的兒須當要緊記心間：

高堂上有老母七旬將滿，好似那瓦上霜燭在風前。

兒當要替為父來盡孝念，也免得你的父罪重如山。

又兼之得氣病雙目不見，凡行動與坐臥甚是艱難。

有呼喚忙答應切莫遲慢，安祖心順祖意悅色和顏。

早問安晚送睡勤勞無厭，還須要大小便仔細扶攙。

凡百事兒能夠小心照管，就是父在陰靈心也安然。

父死後兒年輕無人教管，莫作孽莫□人莫去簽翻。

切不可摸東西把手搞慣，年雖小志氣大方算奇男。

長大了切不可胡行亂乾，莫輕浮莫放蕩品正行端。

淡泊人想翻稍心莫奸險，苦盡了到後來自要生甜。

為好人交好友好言才談，做好事在真心不在有錢。

除瓦石剪荊榛也是方便，救蟲蟻解紛爭豈論家寒。

兒能夠體父言終身檢點，老天爺定然要另眼照觀。

保佑兒這一生無災無難，人也興財也發富貴雙全。

珠兒把父寬慰，忙去請醫調治，就在卡中服事湯藥。下午出卡備辦香燭，對城隍哀懇，願減壽益親，求神保佑。懇禱半月，果然人有誠心，神有感應，一夜德輝夢至大堂審說，看見不是父母官，衙役兇惡。官曰：「趙德輝，因爾前世唆訟，冤枉好人，今生該死監卡；念爾子孝心真誠，爾又回心向善，加壽二紀，從前功善盡歸冤魂；令彼解釋投生，使爾再受磨折，以消前愆而享後福。」德輝驚醒，想夢歷歷在心。次日對子說明，父子皆喜。從此藥到病除，數日痊癒。珠兒回家告知祖母，將前後所費一算，押租用了二十餘串。

卻說此時正當明末流賊蠭起。時有闖王高迎祥部下賊將王大梁，在江西一帶掄州屠縣，燒屋擄財，殺人無厭，已離豐城不遠，百姓各逃性命。珠兒辦些乾糧，拉著祖母，避於山谷。忽聽炮聲不絕，煙火迷空，人喊馬嘶，哭聲震地。祖孫藏在大茨蓬內，上有鳥鵲來往。數日清靜，到處是屍，房屋無存，連他那茅蓬亦被燒燬，無處棲身。拉祖進縣問父消息，見滿城是屍，血流成池，所剩者殘疾廢病以及貧賤衰老之人而已。監門大開，內無人影。珠兒逢人便問，皆言賊破城池，逢人便殺，見財便擄。砍開監門，把犯人拉去衝鋒。縣官逃走，少男幼女盡被拉去。祖孫傷慘，腰中糧盡，尋個沙鍋，撿些爛碗，向遠方乞食。誰知兵火之後，人民離散，少人打發，祖孫受餓不過，尋些野菜煮吃。珠兒想個方法，找些谷草編根長辮，把祖背在背上，想些勸世言語並自己苦情，編成歌韻，跪在路邊討錢，唱道：

人生在世不一般，富貴貧賤有循環。

富者也有為貧漢，貧者也有買田園；

貴者有時成下賤，賤者有時做高官。

月滿則缺缺又滿，太陽當中就要偏。

萬事由天人難算，惟有善事可回天。

前生若肯行方便，今生衣食兩週全。
今生破錢將善辦，來生快樂福齊天。
前生若是存惡念，今生定要受饑寒。
今生尤不回頭看，來生定要受熬煎。
人生何不行方便，為甚一心積孽錢？
有了一千想一萬，得了隴口望蜀川。
大限來了各分散，只有冤孽隨身邊。
閻君來把功過驗，受盡陰刑悔斷肝。
罪滿投生為貧賤，終身困苦不安然。
不信且把小子看，前生過惡有萬千：
父親無辜遭命案，受盡刑法在禁監。
祖母為此憂瞎眼，小小家財盡用完。
小子十三歲未滿，年輕骨嫩氣力單。
無處找錢奉祖膳，只得乞食做湯官。
那知兵荒人離散，任你哀乞少人憐。
日走數處無米飯，餓得祖母眼睛翻。
餓到極處難行站，跪在路旁講善言。
仁人君子存惋惜，過路施捨一文錢。
不念我子無能幹，當念祖母七十三。
救難須救難中難，濟急當濟急時艱。
一文銅錢修一善，暗中與你把利添。
東成西就無災難，孫賢子孝樂年安。

珠珠兒跪地乞錢，勉強度日。路旁有古墳，崩個大眼，內現枯骨，珠珠兒心想：「我今受這般苦楚，諒是前生造惡。不如做些好事，以修來世。」遂尋石捂蓋，與近處借鋤壘好。從此不踩蟲蟻，不看婦女，不道惡言，一心孝順祖母，食必先奉，若討得少則忍饑不食，一路乞往前行。又過半月，乃季秋天氣，黃花滿徑，樹木蕭條，漸漸寒冷。來至古樟溝，有一破廟，把祖母背在廟中安頓。幸此地未遭兵火，人屋還多，就在鄉中唱勸世文，又與富家討些爛衣爛絮，與祖母禦寒。次夜睡醒，忽有人聲，抬頭見四人在神桌上打牌，滿廟光亮。起身來看，上首少年通身絲綿，餘三人中年布衣，在扯炮湖。珠珠兒一旁觀看，四人打得高興，一人取帽抓癢，反手放帽，正放珠珠兒頭上，復抓復打，珠珠兒也不做聲。又打一陣，雞聲初唱，四人慌忙收牌，轉眼不見。珠珠兒四面張望，轉眼光亮全無。珠珠兒大驚，想：「我今夜莫非遇鬼嗎？」心中害怕，急忙摸至草窩去睡。到天明，摸頭上帽子還在，取下一看，乃是青布包巾，都還新色。

時有大家做酒，珠珠兒戴帽趕酒，見乞丐極多，上前喊個恭喜，眾丐東西一望，全不打張。少時打發酒飯，一丐掌醢，珠珠兒亦拿沙鍋等候，眾丐都有，獨他點滴全無。珠珠兒曰：「各位哥子，常言『上山打虎，見者有分』，為甚我就莫得股子？」眾丐曰：「你在那裡？」珠珠兒曰：「我在這裡。」眾丐曰：「今天有鬼，為甚有聲無人？」珠珠兒想：「這才奇怪，怎說他不見我？」又走兩步曰：「這下該看見了？」眾丐大驚，都說：「有鬼！」珠珠兒急得汗流夾背，忽然想著：「未必是我戴起這項帽子把形隱了？待我取了。」又想：「取下他們看見，說我作怪，豈不搶去？」見前面有溝，跳下把帽取放懷內才走出來。眾丐曰：「難怪，你在溝內，害得我們東張西望，你還在失祥。此時酒菜已完，勿得見怪。」一丐曰：「與管家說聲，喊他格外拿點，不是還說我們欺他。」管家知他是古廟乞兒，有老祖母，進去把酒飯和肉一樣拿些。

珠珠兒歡喜而回，心想：「這帽未必有如此好處嗎？」正想要試，廟前忽來一老婦，手提竹籃，內裝糖膀。珠珠兒戴帽在路旁，候老婦過，伸手取其糖膀。老婦前後一看，大驚飛跑。珠珠兒取帽喊曰：「那位老媽媽，為甚人情都不要了？」送上前去。老婦曰：「我籃內糖膀忽然不見，又莫得人，把我駭死了！你又在那裡得的？」珠珠兒曰：「你把籃一側，傾在地下。」老婦半信半疑而去。珠珠兒想：「我有這樣好帽，人家衣服銀錢任我去取，都不看見，還討啥子口咧？」轉想：「不可，我父在監吩咐我莫壞良心，要做好事，這樣去取，與盜何異？就拿奉祖，也不為孝。」又想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以道，古來英雄豪傑打富濟貧，安良除暴，我從今立志不取非義之財，只取非義人之財，諒也無過。」遂走至場街，見紅上拐貨，將人認識，下午官山分贓，擺了許多貨物，又有兩串錢。珠珠兒取錢便走，眾拐子都說有鬼，搶物便跑。時有貧家嫁婦，甲長胡痞子為媒，聘禮二十串，胡吃了四串。珠珠兒跟至其家，把錢回藏著。又一家被盜報案，差捉一賊，保正教賊供咬本處周先澤窩賊分贓。周係本樸人家，有孀母，手邊鬆活，遭此冤枉，哭求保正，許銀兩錠。保正要現過才允，害得周去使月期銀子。保正又叫打發差人四串，把事了息，拿銀回家。珠珠兒在他家等候，拿銀回廟，心想去賣，怕人盤問，不如回去，遂把銀錢背起，拉著祖母回到本地。

他有堂叔德耀，在黃連埡西邊溝內，有山土一幅，田一畝多，亦有老母，子名宗玉，父子本樸賣力盤家；忽見珠珠兒祖孫回來，大喜。珠珠兒把銀交他沽賣，告以鬼帽得銀之故，囑勿洩漏。其叔賣銀，假說姪在遠方賊寇所燒房屋灰內尋得的。珠珠兒將錢與祖母把鋪絮帳被、衣服飲食並自己所穿，辦得齊齊整整，托叔把祖母照看，帶起宗玉到處探訪惡棍土豪、訟師狼差、窩戶京拐等人，有銀便去尋取。年底回家有千多銀子，假說屋後撿銀一窖。於是另修房屋，移叔家同住。並不買田地，只辦些好飲食，喊叔祖母陪他祖母同吃。凡本境鰥寡孤獨、貧窮殘疾之人，無不一一濟之。遠方聞風而來與近處食完又來者，相接於道。珠珠兒因人而施，並無空回者。倘若把銀用完，又出門尋取，所以遠近之世家巨族，聞他疏財仗義，俱來相交換貼，珠珠兒從此盡交得些良朋善友。若見打條想方，一切不平之事，他便起不依；你若恃強，不服理論，告狀角孽，他都陪你。遠近有事，俱來告訴，每日其門如市；珠珠兒一一排解，抑強扶弱，以理剖斷，人人悅服，以致強梁惡徒，各自安分，不敢妄動，而回心向善者亦多。

誰知樂極生悲，其祖母忽然病故。珠珠兒破錢辦喪，請僧追薦，祭奠安葬，極其闊熱。開奠之日，坐百多桌席，又豐厚，方境不舉火者數十家，前後二十餘日，人才散盡。三年服滿，娶妻許氏，乃許貢生之女，性極賢淑，但他這頂鬼帽，雖妻子亦不能見。數年所得銀錢不計其數，叔常勸他買田貽後。珠珠兒曰：「此帽乃天賜我以濟貧苦者也，所得銀錢豈可自私？若買田貽後，定有災禍。」一日，打聽有一皮大豪，外人訛喊「皮無毛」，結交紅黑，在江湖上作一個字的生意起家，橫行霸道，壓善欺良，家中廣有銀錢。珠珠兒取了二千回家，皮無毛飛片查訪，因他的銀子收回要傾銷另鑄，上印「皮」字，以作鎮家之寶。珠珠兒喊叔賣銀，被碼頭上拉著，皮無毛得信來看是實，即派人把德耀送至豐城，告他窩藏大盜，夥竊金銀。

此時豐城是王公海為官，清廉愛民，見詞坐堂審問。德耀曰：「此是姪兒撿的大窖銀子。」皮無毛以銀作證，又將家中之銀呈與官看，二銀一樣有記，即用嚴刑拷問。德耀受刑不過，把珠珠兒得鬼帽與隱形取銀之事招認。官罵曰：「胡說！甚麼鬼帽？明明是用妖法盜取，還要強辯！」命左右拿夾棍夾起。德耀無奈招是盜的，官問從行幾人，德耀說是張三李四趙九王八，胡亂招些，丟在卡中，官命捉拿珠珠兒。

再說珠珠兒聽說叔父被拿，先帶銀子進縣和卡，其叔進去並不吃虧，然後上堂背案。官問曰：「你是珠珠兒？用甚麼妖法盜皮大豪許多銀子？今見本縣還不招嗎？」珠珠兒曰：「大老爺請聽：

青天在上容稟告，細聽下民說根苗。

我父本樸甚公道，無辜遭冤坐監牢。
得病臨危把民教，品正行端莫浪交。
廣行方便把福造，作善方能把財招。
下民聞言如撿寶，緊記心中未輕拋。
父病方痊賊又到，房屋家財一火燒。
祖母七旬風前草，無有銀錢過終朝。
萬般無奈把口討，背祖出外把命逃。
古樟溝中有古廟，□在裡面甚蹊蹺。
忽聞四鬼在喊鬧，手扯紙牌把將搖。
民在一旁看分曉，一鬼取帽把癢搔。
反手放帽民頭腦，雞聲一唱形影消。
天明摸頭猶有帽，即能隱身取錢鈔。
任在人家內室跑，別人不見影分毫。
思想父言心計較，這樣取財罪難逃。
君子愛財取以道，非義之財定不牢。
善良銀錢概不要，只取惡棍與土豪。
得銀回家把祖孝，餘者拿去為善高。
遠近孤貧苦無靠，一一周濟未辭勞。
數年替天來行道，並無分釐入私包。
祈恩把叔來放了，案兒有民一擔挑。
青天不信出查票，尋訪失主問根苗。
倘若他的行為好，民甘認罪項吃刀。
如再不信當面考，就在公堂演一遭。」

說畢戴帽，隱而不見。官稱怪事；說：「把帽取了。」依然跪在堂上。官曰：「我內室有一眼鏡，若能取來，本縣方信。」傳言進去，好看看守。珠珠兒應聲不見，霎時鏡在公案。太太傳說：「拿在手中，忽然不見。」官口口稱奇，命呈帽來看。珠珠兒曰：「此帽別人看不見。」官命搜取，左右在他身上追尋無跡。官喊鎖起，忽又不見。官想：「此人難以王法處治，觀其所言，尊祖孝親，取銀不私，概拿施濟。這帽是天賜他以立功德的，我若治罪，豈不違了天命？」即說曰：「珠珠兒，觀你所取乃不義人之財，所行乃施濟之事，真是替天行道，本縣心喜，並不治罪。待本縣訪查失主果是惡徒，才放爾叔。」珠珠兒叩頭下堂。

官命內差查皮大豪行為，回稟此人黑船起家，橫行搶奪，無惡不作。官又傳黃連埡保甲來問，都說：「珠珠兒樂善好施，方圓百里之外，俱被其澤。又能排難解紛，抑強扶弱，誠一方之善士也。又況交接往來，盡是正直之人，並無下流之輩，望大老爺詳情。」此時受其恩者，俱連名具保，稱頌功德，有百多名字。官即喚皮大豪上堂，罵曰：「爾平生所作所為罪惡滔天，人神共忿！所失之銀，是天假珠珠兒之手取以濟貧困者也，尚不回心向善，膽敢具控！以後回家好好安分守己，倘有千字入衙，本縣定要辦你！」皮大豪唯唯而退。又傳珠珠兒上堂，吩咐曰：「觀爾行為，可嘉可喜，但宜勇往善途，切莫壞心，致遭天譴。」珠珠兒曰：「民知此帽乃天憐我貧，賜我立功，豈敢違天喪德，以遭惡報乎？」官曰：「爾既有此術，何不吃糧，與皇上建功立業，臨陣施術，可殺敵平賊，亦可以圖取富貴。」珠珠兒曰：「民固有心，但無人薦引，倘邊帥不用，徒取恥辱。」官曰：「我有同年盧象升，現在真定等處剿賊，我寫書一封與你拿去，自然重用。」珠珠兒叩頭謝官。官即把趙德耀釋放，將薦書交與珠珠兒，囑曰：「爾當忠心報國，不負本縣舉薦。」珠珠兒曰：「此去若有寸進，下民永不忘恩！」即與叔父回家，辭別妻子，來到盧大人營中，報名投進。象升拆開書看，書中備言珠珠兒有隱身妙術，可以擒王斬將，象升收在營中。珠珠兒帶口極利鋒刀，次日對敵，賊將何大麻、烏黑兒領賊交鋒，指揮廝殺，忽然何、烏二將首級不在，軍中大亂，盧大人追殺數十里，剿戮極多。珠珠兒提頭報功，象升授為帳前偏將。

此時高迎祥、李自成辭張獻忠自蜀還楚，分犯均州、鄖陽。有總督河南、陝、甘、川、湖軍務大元帥陳奇瑜傳檄，取各路之兵，四面攻擊。象升帶兵由傅溪至平利，與賊遇於烏林關，各排陣勢。珠珠兒見高迎祥黃袍駿馬，戴起鬼帽，到彼陣中用刀砍下馬來，取首回營獻功。賊軍亦退。象升細看，卻非高賊之首，命人打探，乃帳前偏將。珠珠兒不信，復身去到賊營，見高賊在帳中議事，近身去殺，只見一團黑氣，並不見人，心想：「高賊定是上界魔君下世收生，如今惡未貫滿，所以如此。」即把帳前大將及先鋒殺死五人，取首回營，告以黑氣阻隔之故。象升歎息，把功記了。高賊聞營中無故失頭，心中害怕，乘夜遁走。象升知會奇瑜追剿，鄖陽一帶悉平。珠珠兒升授前軍副將。以豐城知縣薦引得人，保奏升府。

探得王大梁在汝寧滋擾，回軍征剿，珠珠兒為前部先鋒，尚未交戰，即把大梁殺死，賊軍潰亂。象升乘機追擊，殺死者不計其數，生獲賊黨八十餘人。象升命俱斬，至已斬六十餘人，珠珠兒打探回營，見其所綁之內有一人好像其父，忙去看問，將要開刀，急喊：「刀下留人！」上前細問，其人曰：「小子豐城縣人，姓趙名德輝，犯法在卡，被賊拉去當兵，不得回鄉，因此被獲。」珠珠兒上帳告盧元帥，將父遭冤坐卡被賊拉去，如今被獲取斬之故說明，求赦。盧元帥曰：「既是爾父，不當赦放。」即叫拉回。珠珠兒扶父上帳，盧元帥命釋其縛，問曰：「爾是趙德輝？本帥赦爾無罪。」珠珠兒同父謝恩已畢，即叩頭見父。德輝曰：「敢問將軍，然何父子相稱？」對曰：「兒是珠珠兒！」德輝細看，曰：「你果是珠珠兒！為何得了，你來救父命。可憐老夫賊營受了千磨萬難，只說死於他鄉，誰知今日相會！」珠珠兒將從前之事一一告訴。德輝曰：「此是我兒孝心感報天神，故得此美報。」即回本部，焚香謝天，各道離苦。德輝聽得母死，號天痛哭，幾不欲生，珠珠兒百般勸慰，方才收淚。

後聞南昌告急，珠珠兒稟元帥曰：「南昌乃小將父母之邦，某願領兵救援，順便回家看望。」象升與令一枝，撥兵二千前去剿捕。珠珠兒領兵來到南昌，賊聞其名知他暗中取首，先自遁去。珠珠兒追趕不及，回到黃連埡，幸得家中無事。許氏上前拜見公公，於是祭祖宴客，把家眷安於豐城，又去拜官薦引之恩，因軍令在身，不敢久停，與父起程。路過古樟溝，古廟前紮兵，宰殺豬羊，拜謝神恩，祭賞孤魂。是夜夢見前日打牌之鬼，上前打拱曰：「恭喜大人榮歸覆命，上年在此戴去小魂之帽，如今立功平賊，名成利就，富貴雙全。但戴此帽暗中多殺，未免結冤欠債。」珠珠兒問鬼何名，「何處得此奇帽？」鬼曰：「我乃鬼仙，百年辛苦煉成此寶，名陰陽帽。因我生前一言逆親，不能飛升，見大人孝心真誠，故賜帽以立功名。小魂成全孝子，亦有微功，今可飛升矣。」言畢索帽。珠珠兒方欲再問，那鬼搖步上前，取帽而去。珠珠兒起身去趕，一驚而醒，尋帽不見了。天明傳近處紳糧，拿銀一千，命他重修廟宇，說出鬼的模樣，塑像祭祀。次日起身，心想：「鬼帽已失，如何破敵？」又想：「大丈夫當見機而行，急流勇退。況我乞兒出身，破賊立功，名聞天下，如今為前部，上府到建威侯，此願已如，何必貪取富貴？」遂回營交令，稟求辭職。盧元帥不允，珠珠兒再說苦辭，言父身陷賊營，如今年老未得人子待奉，懇求准情，以盡此恩。盧元帥曰：「爾今若去，誰與本帥破賊？」珠珠兒曰：「小將之術只得暫用，不可常行，久用則不靈，殺高迎祥便是榜樣。大人滿腹經綸，群賊不久自滅，小將何足掛齒！如念小將有些微功，補授一缺，使父子朝夕相聚，則戴德靡涯，感恩不盡矣！」盧元帥見他情切，便曰：「如今浙江溫州府被賊所占，爾可領兵三千前去剿捕，如能平復，本帥啟奏皇上，保爾作溫州府正堂。」珠珠兒叩謝，領兵前去。先使人下書，約期交戰。賊聞其名早已喪膽，乘夜逃遁。珠珠兒進城，出榜安民，分守關隘，命人報捷。象升大喜，即保奏為溫州府總兵兼知府事。

珠珠兒命人接取家眷，用心政事，興利除弊，息訟愛民，各處流賊不敢入境。忽有一支小賊，在乎陽縣劫搶鄉民。珠珠兒帶兵前去，一鼓而擒，所得賊頭數人，解府清供。老大人德輝見賊頭內有一人似乎面熟，一時記之不起，忽想著上年抬無人頭之轎，後面少年像是此人，命子單叫那人審問。珠珠兒坐堂，命將賊首押跪，罵曰：「爾這狗材！今被本府所擒，可將平生惡跡從頭實訴！」賊頭自知罪大，必無生望，只得說出，免受非刑。遂將平生之事一一招認：

溫府官撐耳細聽住，待我把功勞表明目。

「分明惡跡，甚麼功勞！」

「你說惡跡，我偏要說是功勞！」

「往下講！」

我名叫雨亭本姓顧，在南昌城外比鄉居。
出世來家中原甚富，幼年間做事太糊塗。
不賭錢即去嫖婦女，結交些狗黨與群狐。
把銀錢全然不當數，未二十家內就緊促。
少錢用賣盡田和土，無生計妻子罵得哭。
無奈了才去殺牆土，偷東西摸進又摸出。
黃連堦曾把生意做，趙德輝做事很不蘇。
他把我暗中來捉捕，打得我死去又轉蘇。
氣不過要把仇來復，越偷他防守越嚴乎。
放下仇權且回家去，遇妻子與人睡一鋪。
急得我口中龜火吐，恨不得切他兩頭顱！
殺妻子方才把頭鋸，那姦夫逃得形影無。
忽想起趙家甚可惡，不害我我心不舒服。
裝轎內只把金蓮露，叫伙計抬去把他誣。
見德輝與人在挖土，那轎兒放落在路途。
命轎夫惡言討錢去，要請他出錢二百餘。
叫抬在文和店等住，托登廁抽身轉回屋。
諒想他定要遭冤苦，不充軍便是坐囹圄。
他家中只有兒和母，偷得他衣食兩俱無。
報了仇喜得手足舞，同伙類駕舟在江湖。
劫客商把屍沉江渚，數年間財貨得萬餘。
見盜賤蠶起如蟻聚，奪州縣殺官把城屠。
銀子錢得來如糞土，若像他不枉人世立。
眾弟兄就礪我為主，為大王好把富貴圖。
領人馬揚威又耀武，他一心要奪帝王都。
那知道遇你來剿捕，我帶的原是烏合徒。
上場伙各把性命顧，聞鼓聲回首奔程途。
因此上被你來捉住，這也是天心不順孤。
此是我一生勤勞簿，並無有一言半語虛。
任隨你砍殺不辭柱，說多了老子不悅服！

珠珠兒命將各賊斬首，懸頭示眾，老大人方知上年遭冤之故。這珠珠兒為官清廉，禹民安堵，數年並無賊擾。因見朝事不明，奸黨擅柄，流賊猖狂，又見我大清兵破了松山，洪承疇已降，知朝廷天運將終，遂辭官回家，樂於樵漁。後送父歸山，出門訪道，不知所終。其子孫多為我朝顯宦，至今趙氏尤稱望族。